



\*0023633\*

# 民國

## 黑網·內幕·秘聞

徐峰 張雨生 主編

湖北人民出版社

# 中興日報

國民政府



52B374

# 民国



2 015 9141 0

## 黑网·内幕·秘闻

徐峰

张雨生 主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民国黑网·内幕·秘闻**

徐峰 张雨生 主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人民出版社蒲圻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3·125印张 1插页 29·3万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 000

**ISBN 7-216-00338-1**

**K·55 定价：5.10元**

【照排胶印】

602633 / 03

## 编者进言

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上，人们往往只知道蒋、汪之流堂而皇之的幕前活动，却很少知道他们策划于密室的阴谋行为；只知道一些重大事件的刀光剑影，却很少了解操纵者在背后玩弄的卑劣伎俩；对于旧社会的流氓、妓女、乞丐、赌棍、匪盗，更可能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基于此，我们对民国史料进行了较为艰苦的挖掘、整理和研究。遴选的主旨在于暴露中华民国的腐败没落，鞭挞黑社会的穷凶极恶。

在本书中，读者能看到中华民国离奇诡谲的黑网、惊心动魄的内幕、鲜为人知的秘闻：官僚、政客、汉奸、宪警、特务的罪孽和撕咬；巨匪、流氓、地痞、奸商的残忍与狡诈；娼妓、乞丐、赌棍的堕落及绝望；佛门、道教、骗子的伪善与狰狞。同时，还会看到正义与邪恶的搏斗，光明同黑暗的抗争。那倾轧、暗杀、绑架、兽行、叛变、盗掘、强奸、暴乱、殴斗、诈骗……充满于夜幕中的旧中国。

本书收集整理的文章，多取自公开出版的全国政协和各地政协文史办所编的《文史资料》、在全国有影响的文史刊物及当事人的回忆录，在此向原著者致以衷心的感谢！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还有段鹤冰、周忠良同志，特此说明。

# 目 录

张大千匪窟历险记	1
“湖北王”何成浚与蒋介石	10
朝秦暮楚 石友三浦口兵变	18
辽西巨匪杜立三	23
嘎达梅林蒙难经过	31
一贯道首作恶一瞥	36
顾顺章叛变事件	39
暗杀杨杏佛 恐吓孙夫人	43
鄂西黑洞神兵的兴衰	46
史量才被暗杀真相	53
陈嘉庚与蒋介石决裂经过	56
戴笠香港被擒记	66
蒋介石“三大金刚”之一的张群	73
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开设妓院	79
八·一三抗战中的间谍战	81
宣传抗日 两百多学生被杀	88
中山舰金口抗敌遇难记	91
李品仙盗掘楚王墓	94
司母戊方鼎蒙难史	97
上海大亨张啸林之死	102
阴谋暗杀彭德怀	110
蒋介石与九鼎闹剧夭折记	113

大汉奸叶蓬其人其事	117
戴笠机毁及其后事闹剧	129
上海黄金风潮案	136
旧上海的一次宪警冲突	146
震惊中外的“热振活佛”事件	151
景明大楼集体强奸案	156
轰动旧上海的舞潮案	163
国民党的五起暗杀活动	165
上海滩上绑票案	170
武汉大赌场：赛马会	184
旧武汉的翻戏党	192
清末以后的广州娼妓	197
旧汉口操皮肉生涯的堂子姑娘	208
溥仪被迫离宫	212
“四·一二”政变中的白崇禧	214
蒋介石三次下野奥秘	218
孙殿英盗掘慈禧墓珍宝	225
胡汉民被囚双龙巷	227
蒋、汪特务的几场相互残杀	229
杨永泰被刺之谜	236
孔祥熙在西安事变中“救驾”	238
蒋介石怒杀韩复榘	244
焚毁长沙内幕	247
戴笠奉命行刺汪精卫	251
太平洋战争中的中英空军情报合作	255
赫德企图改组中国空军	267

汪精卫之死与汪坟被炸	270
汉奸大特务李士群猝死之谜	275
“六一惨案”凶手胡孝扬“投江自杀”假相	288
襄阳失守 蒋介石、白崇禧互推败绩	291
汉口陆军医院轮奸案	300
蒋介石谋刺李宗仁	312
蒋介石密谋使用毒气	316
民革南京暴动始末	320
国民党王牌军舰水兵起义	325
蒋介石宋美龄家居生活趣录	328
宋教仁被刺案破获秘闻	335
杜聿明夫妇的磨难	337
武昌掘金案始末	341
张学良在武汉的四件轶事	344
桂系的一次未遂兵变	352
国民党中央海军江阴鏖战记	355
轰动一时的“奉新盗银案”	364
李书城犯颜极谏	368
国民党破译的几起绝密情报	375
蒋经国在江西趣事	381
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绞斗	388
戴笠骄奢淫荡小记	403
孔二小姐风流韵事	407

# 张大千匪窟历险记

我国著名的国画家张大千 17 岁那年在重庆求精中学念书。放暑假的 5 月，他和同学樊天佑等 6 人回家。一天傍晚，他们一行行至邮亭铺，就在教堂里投宿。深夜，教堂遭到成群结队的土匪袭击。6 个同学逃的逃，捉的捉。张大千受了伤，也被土匪抓住，反绑着押到一个客栈。

## 土匪逼他当了黑师爷

在这个客栈里，土匪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家里收租多少？他说，我姓张。从此，土匪们就叫“老跳”了！土匪忌讳直称姓名，习惯上都要转几个弯。这倒充分显示四川江湖侠客们联想的丰富。姓张，联个成语，用得最多的就是“张皇失措”，张皇失措的表现之一是跳起来，所以把姓张的叫老跳，“跳”的概念近似于“挑”，在匪窝里，从此他就被叫为“老挑”了。

土匪问了他的姓名籍贯，也相信他是求精中学的学生而不是“爬壳”，但是他们要他写信回去要钱赎身。他说：“这个信怎么写嘛，要多少钱才能放我？”

土匪说：“你就写龙井口的老二把我拉了，要赶紧送四挑

银子来赎！”他这才知道这伙土匪是龙井口的。他们要勒索四挑银子，一挑银子就是 1000 两。他说我家出不起这么多银子，就与他们讲价还价，他出一挑他们就减为三挑，又要他加一挑，扯了半天，他知道这封信还是非写不可！

当他提起笔来写这封好不伤心的信时，没想到土匪一看他的草书，有一个就以赞叹的语气叫出来：“这个学生江娃儿写的字好溜刷（又快又好的意思）！我看留他做黑笔师爷好了！”学生怎么又叫江娃儿？因为（内）江猪最肥嘛，被绑的肉票土匪都视为肥猪，又因他年纪还小，所以又被叫做娃儿，把这些多重意思加起来，省了几个字，凑合出这个名字就叫学生江娃儿！土匪们居然也欣赏他写的字了，他可不愿他们留他做什么师爷，他假装未听见，继续写他的信。那个姓邱的舵把子大声吼道：“听见没有？不要你家里的钱了，我们要留你做黑笔师爷！”张说我不干，还是要回家，继续去念书。土匪说：“你念了书要想做啥子事嘛？”他说我念了书将来可以教书！土匪说：“教书能赚多少钱一个月？”他说教书可赚 8 块到 10 块钱一月。土匪哈哈大笑，他们说：“你这个学生江娃儿真没出息，我们留你做师爷，随便分一股给你，每一趟都不少一两百个赖儿脑壳！”（“赖儿脑壳”指袁世凯的大头银元，因为袁大头的光头，癞子不长发。）

张大千还是不肯，那个姓邱的土匪头发火了，一拍桌子骂：“你狗坐轿子，不识人抬举！再罗嗦，就把你毙了！”他还敢说啥子嘛，就这样被逼上梁山。17 岁的中学生，竟做了龙井口土匪们的黑笔师爷。

张想先保住了命再说，他问他们当黑笔师爷要做些啥子事情？他们说，给绑来的肥猪家里写信要钱啦，出告示啦，管帐啦，都是师爷做的事情。

## 匪巢里受优待

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两个抱着枪的土匪一边睡一个，把张大千夹在中间。临睡之前，他们还对他提出警告说：“学生江娃儿，不不，现在应该叫你师爷了，你给老子可要放漂亮点，半夜里可不要开小差啊！前后左右都是我们的人，逃是逃不了的，抓到了可就会给毙了，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第二天，这一伙土匪要去打劫峰高铺，那个姓邱的匪首，居然派了两个兄弟伙，还有一乘轿子，先送他这个师爷回龙井口窝子里去。居然有轿子坐，前后还有背枪的土匪跟班保护，想不到黑笔师爷还如此神气。

到土匪窝龙井口了，他的轿子一停下，好多男女老幼都围拢来，学生哥在他们眼里也成了稀奇活宝，大概他们以前掳来的没有学生娃儿。

两个土匪跟班把他送到一处楼房，他们让师爷住楼上，蛮受优待的样子。中午饭吃的是粉蒸肉，晚上大伙都回来了吃得更好，又是肉又是鸡。

看土匪们班师回巢，他们也有一套仪式，所有的枪都架起来，杀了雄鸡，用鸡血祭枪，还要烧纸钱，由匪首来拜。

到晚上他才知道，龙井口的舵把子，就是土匪头，大家都叫他“老毕”。老毕抽大烟，正躺在烟盘子旁边，他们带张大千去见他。

老毕对他满和气的，居然还赏他一份见面礼。老毕说：“你来跟我们做师爷，很好，听说你的字写得很溜刷。”他找出来了一对象牙章递给他说：“这个给你，你们作师爷要笔杆的用得着，我们玩枪杆的用不着这玩意。”接着他又找出来一顶带红结子的瓜皮帽，给他戴在头上，他打量一番，满意的说：

“这样就象个师爷了。”

### 抢来书画学做诗

张大千看老毕对自己还蛮和气的，冒失问了他一句：“请教贵姓大名？”他回说：“我们黑道上的规矩，最忌讳人家问姓名，别人叫我啥子你就跟着叫好了！”土匪忌讳你问姓名是有道理的，谁知道哪一天就会有人被抓去，再亲近的伙伴也是彼此不知姓名的好，否则一招出来头儿叫什么，不是方便抓么？叫不出姓名来总不好通缉，也不会连累亲人。

但是后来他还是知道老毕本姓苏。姓苏的为什么叫老毕？梳子篦子嘛，又是这样联想出来的。谁说土匪没有学问？他们的名堂才来得多。

张大千在龙井口，并没有为老毕做啥子事，也没有安顿两天，就听他们说：“水涨了！”意思是军队要来攻龙井口了。土匪要转移阵地，要带着他逃，对他这个师爷还是不放心，逃的路上就要把他的手绑起来，转了两处地方住，白天还不准他走动走动，晚上就不准他出门，还是防他开小差。

离开龙井口，他就没有看见过老毕了，自己好象被移交了，属于另一个土匪头子，大家叫他老康。老康本姓赵，赵、罩同音，罩起来就是盖起来的意思，四川话“盖住”，就是说“kǎng住”，所以姓赵的叫老康。

有一回，被迫跟着老康他们去抢人，那次抢劫的是大户人家，只见土匪们翻箱倒柜地在搜，他站在旁边看热闹。有人警告说：师爷你也得动手拿东西呀。否则要犯忌讳的，黑道上的朋友不能空手而回。他想我能抢啥子嘛？看了看，书房里书倒不少，他就拿了一部《诗学涵英》，那晓得又被另一个土匪训了几句，说别的不好抢，怎么抢书？会犯忌的，逼他换别的。

他无奈何再看，壁上挂了四幅“百忍图”，就取了这四幅画，把那一部《诗学涵英》裹起来，一并带了走。

说起来你或许会不相信，张大千学做诗，也就是在匪窟里开始的。《诗学涵英》——抢的赃物，就是他自修的启蒙书，没事的时候，他常捧着书本，酸味十足地躲在后院吟吟哦哦一番，有些时候，自己也胡诌几句，摇头晃脑地陶醉一番。

有一天，他正在后院吟诗，突然听见角落里那间小房内有人在呻吟，他在窗边一望，看见一个带伤的老头，老头说：“你这个娃儿还诌什么诗啊，这儿不是土匪窝子吗？我都要被他们折磨死了，你还有闲情逸致吟诗，岂不是黄连树不弹琵琶！”

一问，才知道他是前清中过科举、有过功名的进士老爷，他被土匪绑了票，勒索信去了好久，要的银子太多，大概凑不足，未能送来赎人，过了期限不来，土匪就经常打他，给他吃苦头，所以他受了伤在呻吟。

从此，张为他求情讨饶，他教张做诗，张才弄清楚什么叫平仄对仗。

### 头颅担保救同学

在跟康东家的日子，东移西动地随时在转换驻地，有一回与另一股土匪遇合住在一起，这才看见出事的晚上逃散的同学樊天佑。

他们虽然同时被掳，但那一次的土匪来路不同，可谓三山五岳的人马，派别很多。他的运气很好，未吃什么苦头。樊天佑可倒楣了，他落在一个很刻薄的土匪头子手里，所以一直受虐待。

樊天佑一看见张，就直对张哭，他的两手仍然绑着，人瘦得不成样子，手被绑久了血脉不通，都肿了。他哭着求张救他，

张也难过极了，与他抱头痛哭，结果招来看守的土匪一顿臭骂。

张义不容辞地去求康东家，老康说张的那个同学是跳~~裤子~~手里的人，他作不了主。张求他出面讲情，跳~~裤子~~也姓张，一脚受伤跛了，四川话跛子叫~~裤子~~。跳~~裤子~~人很横，不好讲话，但康东家答应去说情，张要求放樊天佑回去，再送钱来给跳~~裤子~~好了。

跳~~裤子~~看他们康东家的面子，可以谈判放人，但先要问樊天佑能出多少钱？跳~~裤子~~要价仍是四挑银子。张知道樊同学家并不富有，出不起这么多钱，请求减少，跳~~裤子~~一瞪眼说：“高等学校的大学生家里出不起钱？哪还能供他念大学！”张同樊天佑都求他说，我们念的是中学不是大学，樊家确是没有钱，求他做好事。跳~~裤子~~凶神恶煞地说：“就是一条瘦狗，我也要咬它3斤板油！”

几经讨价还价，还是康东家在帮忙说话，最后跳~~裤子~~才同意800银元，条件是以张作保人才能放樊天佑，限他10天之内拿钱回来，否则他就要杀张这个保人。

张同樊天佑又哭了一场，他怕回家也凑不到800块钱，张说，“我写封信，你送到我家里去。一方面可以帮你凑钱，一方面也通知我家里带钱来赎我，虽然康东家待我很好，但我也不愿意跟土匪过一辈子啊！”

条件虽说谈定了，跳~~裤子~~只肯解开绳子放人，樊天佑一个钱的路费都没有，怎么走得回去呢。最后还是康东家给了樊天佑两百小钱做盘缠，外送他一顶斗笠。张与樊天佑痛哭而别，他万分感激是张求情和担保，才能放他一条生路，但也知道张的命就系在他身上，路上不太平，出任何岔子都会影响10天限期。张眼看他上路，只求他无论如何10天之内要赶

回来，他哭着直点头，张送他真所谓“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送断肠人”。

把他送走了，张的心才开始紧张，天天算日子盼他回来，尤其过了六七天还无消息，那才真是愈想愈急愈害怕。跳~~裤子~~那么凶狠的一个人，说得出做得到。他天天在门口伸着颈子望，每望一乘轿子来了就心跳，结果总是失望。

到了第八天头上，张更是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最可恶的是跳~~裤子~~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兄弟，他当着他故意去磨刀，又跟他们那一帮的土匪说，磨利了刀锋好砍某一个人的脑袋。这已经够吓他的了，这个小鬼还不过瘾，他竟然把磨过的刀锋，放在他的肩头上来回比划。

小鬼对张大千说：“喂！老挑，今天是第几天了，你作保人总该知道还有几天限期？”他忍气吞声地回答：“我知道，今天第八天，相信在这两天内，那个同学一定会赶着送钱来。”那个小鬼说：“我怕再过两天，你老挑的脑袋要搬家了的啊。”

当时他想八成这个脑袋保不住了，跳~~裤子~~的小兄弟如此恐吓，足证跳~~裤子~~真的会下狠心。他一夜睡不着，想来想去只有求康东家才能救命。第九天一大早，他就去求康东家，他把跳~~裤子~~的小兄弟头天磨刀吓人的事对他说了，并说那个同学一定在赶路，只求康东家对跳~~裤子~~说情，再宽限几天，否则他们要拉了他去砍头！

他着急害怕得不得了，哪晓得康东家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三句话：“你是我的人，跳~~裤子~~有多少筒筒？他敢抢你去吗？”多少筒筒，就是指多少杆枪筒子。只要有康东家这句话，他就吃了定心丸！

## 康东家丧命 黑师爷脱险

第十天的一大早，康东家就带他的人马走了，他开始还以为康东家是避免为他作保的事与跳裤子起冲突，带领人马一走了之。结果才知道不是那回事，原来康东家早已暗中与官方的人接过头了，他接受招安，被指定带了手下到来苏去接受改编。

到了来苏，张大千心里很兴奋，既脱离了跳裤子要命的威胁，又可以不再做土匪了。康东家既已接受了招安，大概他可以请假回家去了。

可是只停了一天，康东家又接到通知要他把人马带到松溉去。松溉在泸州下游，扬子江边上。到松溉，康东家被改编做了连长，当了官，自然恢复本来姓名，可以叫他赵连长了，张这个土匪黑笔师爷，也跟着招安改编做了赵连长的司书了。

没有多久，队伍又开到来苏去。有一天忽然枪声连天，又打起来了。张一点也弄不清楚谁打谁，赶快向福音堂里躲。打到下午，枪声稀了，他想大概康东家把来攻的土匪打退了。教堂有人敲门，牧师去开门，张站在他背后，进来的民兵他都不认识，他们一见他就大叫：这后面还有一个，赶快给抓回来！

当时他亦大叫：“你们不要认错人了，我是三营的司书张权！”他们还是把他捉去了。由于他自报姓名不住地大叫，才未被他们乱枪打死，结果把他送到来苏寨上去，接受三堂会审。

张后来才知道，当时地方军队虽说招安土匪，但绝不真的信任土匪，等到机会，安排妥当了就围剿。康东家就吃亏了，几乎全军覆没，围剿他的是一位姓帅的麻子营长，把他捉去审问的就是帅营长，还有吴东海区长，另外还有一位姓王的区

长。

他原原本本说出自己是求精中学的学生，如何在放假途中被土匪绑架，做了师爷等经过，招安之后，改编作了司书，确确实实不是土匪。幸亏有福音堂的牧师来作保，证明他说的不假；但帅麻子把他暂交给区长看管，说派人到内江他家里去调查是否确实。

住在区长家里，他才探听出康东家是被打死了。据说他是腿上带了伤，躲在墙角下，大概他的手下准备放火烧民房，康东家不许放火，大声叫着阻住，声音出来了，被民兵知道他的所在，隔着土墙，一枪把他打死的。

后来张大千的胞兄赶来荣昌，他写信拜托永川县长，来与帅麻子营长交涉，才把张大千接回去的。

张大千5月30日遇匪被绑，直到9月10号才被四哥接回去，前后正好整整100天！

樊天佑确实送信到他家里去了的，樊家实在拿不出钱来，所以由张家打点来营救他，他四家兄就是这样赶出来的。只因为那年头四川乱得很，他四家兄还未赶到时，张又被康东家带走了，辗转追寻，一直见到永川县长才总算找到他。  
(资料来源：《张大千自述》、武汉《春秋》)

# “湖北王”

## 何成浚与蒋介石

国民党统治时期，何成浚在湖北任职时间最长，官衔最多，可以说集湖北的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与地方的封建势力等密切勾结，广布爪牙，鱼肉乡里，称王称霸，专横独断，影响恶劣。因此，人们称他为“湖北王”，或者“湖北家长”。

何成浚，也名季则，字雪竹，又字雪舟，1882年生于湖北随县历山镇附近的一个富有家庭，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毕业生，与蒋介石是同学。他在日本求学时期，经黄兴介绍，秘密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追随孙、黄推翻清政府和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是黄兴的部下和重要助手，国民党的元老。但是，何成浚并不重视这一段光荣历史，在孙、黄相继去世以后，积极靠拢在上海滩结交的“老朋友”蒋介石。1926年，蒋介石登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宝座，立即任命何为总司令部的上将总参议，受到蒋介石的极大信任。从此，何成了蒋介石纵横捭阖的工具，蒋则成了何成浚的“衣食父母”。

### 东北易帜 计赚张学良

蒋介石靠收买、拉拢、策反等政治手段以瓦解对方，壮大自己而起家。何成浚在这方面有一套特殊本领。他们合作演